

## 若櫻的戰爭足跡<sup>\*</sup>

### 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部署與戰後復員 (1944-46)<sup>\*\*</sup>

陳柏棕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

#### 摘要

因戰況急轉直下，日本海軍戰力被大量消耗，面臨急速增員需求，開始計劃動員殖民地青年加入海軍。因此，於1943年5月11日，由日本通過閣議，宣佈在台灣及朝鮮兩地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訂於該年8月1日正式施行。總計日方在台灣共徵募了六期的海軍志願兵，除第一期招募1,000名外，其餘二至六各期各為2,000名，共11,000名。

自1944年6月底始，台灣海軍志願兵陸續從高雄海兵團受訓完畢，準備進一步派入各海軍部隊，然其分派的時間點，正逢盟軍從太平洋展開激烈的反攻之際。當時，被投入各戰區的海軍志願兵肩負相異的作戰任務，並因所在地點的不同而有相異的處境，其中被派往日本的部份人員，更因「護國丸事故」產生重大死傷。其後，隨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被分至各地區的台灣海軍志願兵亦隨之展開戰後復員，所承受的命運也因分屬地區而有不同。本文試由口述資料與周邊史料，以拼湊台灣海軍志願兵的派遣與復員輪廓。

**關鍵詞：**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派遣、護國丸、復員

<sup>\*</sup> 「若」在日文漢字用法裡，為年輕之意。「若櫻」，意指年輕的櫻花，在台灣專門用來指志願兵。可參考周婉窈（2003：190）。

<sup>\*\*</sup> 本文初稿宣讀於「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11年10月1日）。感謝評論人張良澤教授給予寶貴的修正建議。在撰寫及修訂過程中承蒙前台灣海軍志願兵的老前輩們無私分享個人的戰時體驗，鍾淑敏教授、曾令毅學兄、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意見，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 1943 年，歐洲戰場上所向披靡的德軍在東部及北非戰線逐漸呈現敗勢；此時，在太平洋戰區方面，日軍亦在瓜達康納爾戰役（Battle of the Guadalcanal）中敗退，至此制空及制海權不斷喪失，被迫根本轉換戰略。該年 9 月設定「絕對國防圈」以縮小確保要域<sup>1</sup>，求得戰略緩衝，俾便對付盟軍反攻攻勢（藤原彰，2006：336-37）。而盟軍則展開積極反攻，進攻路線沿著西南太平洋，由新幾內亞（New Guinea）往菲律賓前進；另路由中太平洋路線推進，藉由發動兩路攻勢，分散日軍兵力，阻止其將部隊集中或轉移（李德哈特，1992：376-77）。台灣海軍志願兵即在此局勢下進行組訓<sup>2</sup>，分別被投入日軍各區戰場。

因此，有別於日本在台灣動員的其他軍事團體，海軍特別志願兵不但為台灣人接受近代海軍訓練的先例，加以制度在實施之際，戰爭情勢正逢逆轉時刻，由人員的部署概況，能呈現台灣人在支援戰爭角色上的轉變過程，亦得窺日本軍隊敗退之際，各戰區人員面臨的實際遭遇；另一方面，戰後復員情況則反應出各戰區不同接收國之態度，對該地人員復返時間與戰後處境的影響，實為值得深論之議題。

本文除參酌相關手抄資料與周邊史料外，並藉由訪談 14 名前台灣海軍志願兵，以從軍經驗為核心，內容包含受訓過程、入部隊後的經歷，以及戰後復原等紀錄，試以拼湊台灣海軍志願兵的派遣與復員輪廓，共分成三部份論述。首先敘述台灣海軍志願兵的組訓過程。第二部份說明結訓後的分派情況與被賦予之任務，並略述其於戰場上面臨的處境。最後則談及各戰區的復員概況。

---

<sup>1</sup> 「絕對國防圈」包含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內南洋中西部（即日本委任統治下的南洋群島，包括現在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帛琉、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新幾內亞西部、巽他、緬甸等範圍。

<sup>2</sup> 為行文簡潔以下或稱海軍志願兵。

## 貳、人員的組訓

1943年5月11日，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敕令608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佈在台灣和朝鮮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訂於該年8月1日正式施行，同年10月採用1,000名訓練生。至戰爭結束為止，日方在台灣前後共徵募6期的海軍志願兵，除第一期招募1,000名外，其餘二至六各期各為2,000名，共11,000名（台灣總督府，1945：72）。各期海軍志願兵於徵集入伍後，先後進入「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及「海兵團」接受海軍新兵訓練。

### 一、台灣總督府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

有別於日本本土編制，殖民地的海軍新兵訓練採取漸進式原則。1943年10月，日方在台灣、朝鮮分別設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作為殖民地青年進入海軍新兵正規訓練體制海兵團前之先期訓練場域，為隸屬總督府之訓練所（杉本宇市，1943：106-109）。1,000名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於1943年10月1日進入訓練所，展開入海兵團成為正式軍人前，為期6個月專為殖民地設計的海軍預備訓練。至第二期生招募，增加錄取人數為2,000名，並於次年（1944年）4月1日正式入所受訓。



來源：林煥土提供。

圖 1：1943 年 10 月，第一期海軍志願兵進入訓練所受訓

訓練所大體結合學校及軍隊的管理方式，對入所生施予相關訓練。術科方面，教授各式教練，例如海上教練、徒手教練、執槍、射擊、野外演習、劍道、柔道、刺槍術、體操、游泳等操練；學科則由各科教官教授國民學校高等科同等程度之國語、國史、地理、算數、理科等科目；尚有灌注愛國精神的訓育課程，以及宣達軍隊內規的公民科。課目中以國史、公民、教練課程所佔的時數最多（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0493），反映出訓練所尤重視國史中軍國主義意識形態與愛國觀念的灌輸；而基本教練的反覆練習、軍隊內規的宣導以及處理內務能力的要求，則在使入所生提前適應軍隊生活。除三項重點課程外，亦強調國語能力的提升，以確保來自殖民地的新兵得以溝通無礙（大澤貞吉，1943：9-10；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0493）。故透過訓練所的集訓，係以提升殖民地新兵在進入海兵團前的平均素質為主要目的。

戰事進入 1944 年，盟軍在太平洋中部及東南方面展開積極反攻，日軍前衛戰線逐次崩潰，戰局頓時轉趨惡化（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1：598）。為加速兵員投入戰線，1944 年 5 月 9 日，日本內閣發佈勅令第 340 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改正令〉，志願者原本需先入訓練所受一定訓育，方可進入海兵團之規定，現根據改正令廢除訓練所，改為直接進入海兵團受訓，並定於該年 9 月 1 日起於台灣、朝鮮兩地同時實施（台灣通信株式會社，1944：572；《京城日報》，1944）。

因此，第二期海軍志願兵在訓練所受訓 4 個月後，即於 1944 年 8 月 1 日直接進入海兵團，自第三期海軍志願兵開始，因宣佈取消為期 6 個月的海軍預備訓練，海軍志願兵於招募錄取後，均直接進入海兵團受訓。專為殖民地所設之海軍新兵訓練所，便在第二期生尚未完成 6 個月訓練之際，就此畫下句點。

## 二、高雄海兵團

日本海軍之「海兵團」設置於海軍各鎮守府、警備府、或是商港警備府所在地，是軍港境域內的警備、防衛及海軍新兵教育機關（原剛、安岡

昭男，1997：219-20；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1940：273），為日本海軍正規編制的新兵訓練機構。伴隨特別志願兵的募集，1944年2月1日，日本海軍同時於高雄、鎮海警備府增設海兵團，作為台灣、朝鮮兩地在籍海軍新兵的教育單位（財團法人海軍歷史保存會，1995：208-209）。有別於訓練所階段授予的基本軍人訓練，海軍志願兵進入海兵團後分別編入水兵、主計、機關、整備、工作以及衛生等分隊，依其所屬兵種施行專業訓練課程。海兵團的新兵培育目標，在於使入團受訓的海軍志願兵派入正式部隊服役前，具備所屬兵種的海軍專業技能，以期在戰爭中能投入立即的戰力。

經訓練所6個月的訓練後，第一期訓練生於1944年3月底結訓，並於該年4月1日正式進入海兵團，繼續接受為期3個月的海軍專業訓練（陳柏棕，2010e）。隨後因〈海軍特別志願兵令〉的修訂，亦於4月1日進入訓練所的第二期海軍志願兵，在該年8月1日即提前進到海兵團受訓，同時第三期生也於該日入團<sup>3</sup>。隨戰事的進展，日本海軍對台灣海軍志願兵的組訓持續不輟，1944年11月之際徵募第四期海軍志願兵。至1944年至1945年之交，又有第五期海軍志願兵入伍、1945年5、6月間則有第六期生的招募（陳柏棕，2011a、2011b、2011d）。

總的來說，日本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殖民地施行之際，相應的培訓措施也一併設立，訓練所6個月的先期訓練，旨在提升入所生平均素質，培育其具備軍人的基本條件；海兵團則按兵種施行訓練課程，培訓海軍新兵具備所屬專業能力。終戰爭期間，各梯次的海軍志願兵源源不絕被納入海軍訓練體系，組訓後再投身於戰事之中。

### 參、人員分派概況

台灣海軍志願兵由海兵團結訓後，隨之進行分派。分析附表A<sup>4</sup>、B等

<sup>3</sup> 入團時間參考自第二期海軍志願兵盧金水、及第三期海軍志願兵蘇兩成之從軍履歷表。

<sup>4</sup> 附表A係由目前已出版以及未刊行的口述資料中，整理出的82名受訪者從軍資料表，藉此可獲悉一部份人被派遣的地點、以及所屬部隊等相關資料。

相關資料<sup>5</sup>，可將其被分派地點大略歸結為三處：一、東南亞各戰地、二、分入台灣本島各海軍部隊、三、送往日本海軍諸學校進修，待結業後再行分發。<sup>6</sup>

1943 年起，盟軍由中太平洋、西南太平洋發動反攻，兩路攻勢在菲律賓一帶會合，終在 1944 年 6 月，於菲律賓外海與日本海軍展開大規模的菲律賓海海戰（Battle of the Philippine Sea，日方稱之為馬里亞納海戰），該年 10 月中旬盟軍更發動反攻菲律賓的登陸作戰。這段期間，正逢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結訓進行分派的階段，故被派遣至東南亞戰地者，多半前往菲島支援作戰，附表 B 即呈現派遣海外戰地者之陣亡地點集中於菲律賓，或能推測以派至該地人數為最大宗。因此，在東南亞戰地方面，本文主要探討被派遣至菲律賓戰線者。

以下分就菲律賓、日本本土、以及台灣等三處派遣地，說明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投入各戰區的台灣海軍志願兵肩負之任務及實際遭遇。

## 一、菲律賓方面

前往支援作戰的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分別被部署於海軍各駐防部隊，據附表 A 的從軍資料顯示，有部份人員加入馬尼拉第 31 航空隊、31 警備隊、或配屬駐守在民答那峨島的第 32 特別根據地隊之 33 警備隊等部隊。

1944 年 6 月，日軍因菲律賓海海戰失利，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隨之陷落，盟軍旋即於該年 9 月 15 日，登陸摩羅泰島（Morotai）、帛琉群島（Palau）等地，並於攻佔的島嶼建立航空及海軍前進基地。自 10 月 10 日起，盟軍航空母艦部隊即發動持續長達一星期的空襲行動，以作

<sup>5</sup> 《海軍特志戰歿者名簿》共抄錄了 560 筆台灣海軍志願兵戰歿者資料，內容包括戰歿者姓名、本籍地、階級、死歿年月、死歿場所等個人資料，雖內容與被派遣的地點無直接關係，但由人員的陣亡時間、地點也能略窺當時台灣海軍志願兵部署的實際概況。附表 B 即是根據名簿的戰歿者資料統計製成。

<sup>6</sup> 由附表 A 之從軍資料以及附表 B 的戰歿地點中，均出現海南島一地，但此地區的海軍志願兵多由派遣當地的軍屬轉任，故不將其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此外，就現有資料上無從知悉分發的標準，僅能從口訪中探知，被送往日本海軍學校培訓的人員，主要是受訓成績優秀者。

為入侵雷伊泰島（Leyte）的前奏，空襲的主要目標為台灣、<sup>7</sup>呂宋和琉球等地域。繼而在 10 月 20 日，登陸雷伊泰島，揭開反攻菲律賓的序幕（李德哈特，1992：164-68）。

由於馬尼拉遭受密集轟炸，入駐當地的部份人員陸續被轉往他地。例如第一期海軍志願兵陳火傳、黃東焜等人，被派入駐守於馬尼拉的第 31 航空隊，1944 年 10 月中旬，盟軍登陸雷伊泰島之際，即隨著部隊移往印尼爪哇島（Java）。據陳氏回憶在撤退過程中，第 31 航空隊前兩批出航的船隻均被盟軍潛艦擊沉，造成半數人員陣亡（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70）。

1945 年 1 月 3 日，盟軍海運部隊再由雷伊泰灣出發，該月 9 日在呂宋島仁牙因灣（Lingayen Gulf，位於馬尼拉以北 110 哩）沿岸登陸，至 2 月 3 日時盟軍已進入馬尼拉市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1：465、474）。被派至馬尼拉海軍第 31 警備隊的田耀勳進入部隊後，被編入甲米地（Cavite，位於馬尼拉西南方 35 公里處）分遣隊支援前線作戰，當任務結束歸隊時，位於馬尼拉的本隊已遭盟軍攻佔。田氏回憶當時步行 10 餘日，才找到已退至山區僅剩不到千人的海軍殘部（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58-60）。

由此可知，駐防馬尼拉的日軍，除已事先撤離的單位外，其餘留守的部隊亦抵擋不住盟軍猛烈進攻。1945 年 3 月中旬過後，馬尼拉港已經可供盟軍船隻使用，此時呂宋島上殘餘的日本軍隊退入山區，分裂為無組織的小群，受到菲律賓游擊隊和盟軍部隊的追剿（李德哈特，1992：181），盟軍自此已獲得菲律賓的戰略控制。

其後，盟軍展開對呂宋南部的清剿工作，掃蕩雷伊泰以南的島嶼，計劃攻奪民答那峨西南的三寶顏半島（Zamboanga Peninsula）以及蘇祿群島（Sulu Archipelago），準備於該區域設立航空基地（Robert Ross Smith, 1993：584）。日本海軍第 32 特別根據地隊第 33 警備隊，為駐守民答那峨島的部隊之一，位在三寶顏的本隊約有 1,200 人，另有分駐於蘇祿裘洛島

---

<sup>7</sup> 即 1944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間，對台灣各重要城市實施空襲。

(Jolo)、塔威塔威 (Tawi-Tawi)、巴絲蘭 (Basilan) 等 3 個派遣隊共 650 人。1945 年 3 月 8 日，盟軍向民答那峨島三寶顏半島推進，10 日在砲擊的掩護下登陸。隸屬該隊的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張丁福、劉智榮與林文雨等曾參與抵抗盟軍的登陸作戰（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75、81；陳柏棕，2011f）。由於各陣地遭受盟軍熾烈的砲擊，當地守軍在 3 月 22 日撤退，6 月 30 日盟軍宣告在民答那峨的任務完畢，大規模的戰鬥亦至該日後停止。此時民答那峨島上殘餘的日軍均已遁入山區，隨後因饑餓、疾病以及受到盟軍及當地游擊隊的圍剿，造成大量人員死亡（Robert Ross Smith, 1993：592、647；淺野賢澄，1950：1-3）。隨著南部諸島守軍相繼被擊潰，菲律賓已告淪陷。

據統計，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於菲律賓派駐約 17 萬人的軍隊，戰爭結束時只有 5 萬人倖存（李德哈特，1992：272），人員傷亡數字突顯了菲律賓戰線的慘烈戰況。派遣至菲律賓戰區的台灣海軍志願兵，如附表 B 所示共有 157 人戰歿，僅就菲律賓戰線的戰亡人數，即占 1,000 名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總人數約 15%。以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劉智榮、張丁福所屬的第三十三警備隊為例，原由 1,800 餘人組成的部隊，戰後只有 193 人生還（淺野賢澄，1950：8），據劉智榮表示，派至該隊的 50 名第一期海軍志願兵中，最後僅 23 人生存（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84）。僅此單一部隊便逾半數陣亡，反映出台灣海軍志願兵中被派遣至東南亞戰地，尤其在菲律賓戰線者的慘重犧牲。

菲律賓失陷後，日本與東南亞聯繫的交通線遭盟軍截斷，導致石油及重要物資無法由南方補給，盟軍更迅速近逼日本本土。而原為支援菲律賓作戰之用，被編入當地航空隊負責整備任務、或擔負港口防衛之警備隊的台灣海軍志願兵，也因日軍在菲律賓的潰敗隨部隊撤離，或轉往山區逃竄，最後僅有少數人得以保存性命。

## 二、日本本土

### （一）分派概況

日本海軍宣稱形成戰鬥力之要素首在對人員的教育，在軍隊教育方面，以作為新兵教育機構的海兵團，負責對海軍志願兵及新兵實施基礎教育。此外，海軍諸學校、海軍航空隊練習部、與海軍醫院等單位，亦擔負養成海軍下士官兵的各科練習生，成為海軍特修兵之任務（高戶顯隆，1944：30-32）。

為了培訓專業的海軍士兵，受訓後成績優秀的台灣海軍志願兵被分往日本本土各海軍學校進修，學習深入的海軍專業知識及技能，畢業後再派發各海軍部隊（陳柏棕等，2010：141）。據附表 A 顯示，以第一、二期生為派遣對象，其中衛生兵被派往「戶塚海軍衛生學校」、機關兵則前往「大楠海軍機關學校」、工作兵多進「沼津海軍工作學校」或「橫須賀海軍工作學校」、主計兵均入「東京海軍經理學校」就讀、飛行預科練習生至「鹿兒島航空隊」受訓，而水兵則分別進到「橫須賀海軍航海學校」、「館山海軍砲術學校」或是「海軍對潛學校」培訓。

除整備兵外<sup>8</sup>，1944 年 11 月初各兵種被選往日本諸海軍學校進修者，分別從高雄、基隆兩地出發前往日本。大約 300 名的衛生兵、機關兵、工作兵、主計兵、飛行預科練習生、與極少數的水兵，在高雄搭乘貨運船豐川丸出發（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287-88）；由水兵組成的 300 人龐大隊伍，則在基隆登上特設巡洋艦護國丸，準備前往日本（《護國丸事故報告書》：203-206）。因而，可大略估計在 1944 年 11 月上旬時，共約有 600 名台灣海軍志願兵被派至日本本土<sup>9</sup>。後因戰況急轉直下，海域遭受盟軍封鎖，日本海軍已無法將結訓人員外派，而從附表 A 以及口述資料可以得知，將結訓生送往日本海軍學校培訓之舉僅有一回。

<sup>8</sup> 整備兵除第一期的部分人員，被派遣至東南亞戰地之外，悉數留在台灣本島。而整備兵雖未被派往日本海軍學校培訓，但其中的部分人員則成為台南第二航空隊練習部培訓的練習生，待受訓完畢再分派至台灣本島各航空隊服役。

<sup>9</sup> 其中有 212 人於赴日途中，因「護國丸事件」喪生，詳見後述。



來源：中川義夫（陳臣銅）、施能華提供。

說明：照片為橫須賀海軍航海學校（上）、戶塚海軍衛生學校（下）練習生合影。

圖 2：1944 年年底，受訓成績優秀的海軍志願兵派往海軍學校培訓

據日本大本營研判，日軍在 1945 年 4 月起的琉球作戰中，已拖延盟軍的攻勢，其不可能再行跳躍式的進攻，預估直攻關東地區的可能性不大，認定盟軍將改由奪取九州南部及四國方面為首要目標（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76：347）。為因應本土決戰，前往學校受訓的 600 名海軍志願

兵，結業後僅有極少數人被派回台灣<sup>10</sup>，絕大多數人被派往駐防九州的航空隊、警備隊、派遣隊、以及海軍醫院（見附表 A），或有加強防衛戰力的戰略考量。

## （二）護國丸事故

承上所述，由高雄海兵團結訓的海軍志願兵，分別被派入台灣各海軍部隊、抑或前往菲律賓為主的南方戰域，其中受訓成績優秀者被送至日本內地海軍學校進修，待結業後再行派發。當時被派往日本的人員，一部分人於高雄搭乘貨物船豐川丸赴日；另一批 300 名的水兵則在 1944 年 11 月 7 日被安排登上特設巡洋艦護國丸，由基隆港出發航往吳軍港。<sup>11</sup> 然而，在 1944 年 11 月 10 日凌晨，護國丸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島燈塔（位於五島列島、宇久島東方，今長崎縣北松浦郡宇久町）海域附近時，遭盟軍潛艦 Barb 以魚雷擊沉。事後清點船員名單，行蹤不明者計有包含指揮官水野孝吉在內的 47 名士官兵、60 名船員、2 名軍人、3 名軍屬，以及 212 名台灣海軍志願兵，共計 324 人（Fluckey, 1992；《護國丸事故報告書》：206）。

護國丸的遇難，非但使得日本海軍折損了一艘大型且精良的運輸船，同時在兵源日枯的情況下，又喪失一批來自殖民地耗時培養，且尚未投入戰場之用，便於途中平白犧牲的 212 名台灣海軍志願兵，而這也是台灣海軍志願兵在戰爭中犧牲最為慘烈的一次。這群來自殖民地台灣的 300 名優秀青年，他們被動參與戰爭，在遠離故鄉、度過艱苦的海軍訓練，遠渡重洋準備展開下一步軍旅生涯之際，212 個年輕的生命卻於途中殞落，為這場戰爭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sup>10</sup> 例如被派入館山砲術學校對空機槍班的盧金水等人，於受訓完畢後奉命送回台灣駐防部隊。此批被派回的台灣海軍志願兵，在 1945 年 2 月 8 日先入佐世保海兵團，該月 21 日退團後，在佐世保搭乘荻川丸航往基隆。除外，則未聞派回台灣的案例。見盧金水從軍履歷表。

<sup>11</sup> 吳軍港，位於日本廣島縣吳市，戰時屬第二海軍區。

### 三、台灣本島

如附表 A 顯示，從海兵團結訓後未被派往海外，留在台灣島內者可能被編入高雄警備府所屬部隊、各海軍航空隊基地、海軍病院，或留用海兵團擔任助手，以及島內之震洋隊等各特攻部隊。自 1945 年初，第三期海軍志願兵在海兵團訓練接近尾聲之際，盟軍已展開對台灣密集的空襲，要港地高雄更是遭受嚴重轟炸破壞。

因高雄港的機能與設備遭到徹底瓦解，至戰爭結束時港內沉船計有 178 艘，導致船隻出港入港極為困難。除高雄港之外，台灣各港口也遭受盟軍持續轟炸，基隆港亦喪失正常機能，港池內沉船四佈，港內不但因沉船壅塞無法航行，連水鼓（港中的浮桶，float tub）碼頭等船席亦遭沉船佔位，使得港區完全不能航行。至於馬公、左營、花蓮、蘇澳及其它較小港口的港池內，也充塞累積了 260 艘各型沉沒船艇（鍾堅，1998：256-57）。此外，日軍為防止盟軍從港口登陸台灣，更自行將船艦鑿沉於港口入口，致使台灣的聯外海運，幾近完全停頓（劉芳瑜，2009：16）。

另一方面，盟軍的潛艦部隊在太平洋海域對日本船艦發動猛烈攻擊，至 1943 年 9 月左右潛艦數量已達 118 艘。1945 年起，日本的南方資源航路被截斷，加以盟軍 B-29 轟炸機更於日本本土的太平洋沿岸敷設機雷。另外，又有來自盟軍的機動部隊盤據日本近海，此時從日本到東南亞戰區的海上交通，已完全被盟軍封鎖（寺谷武明，1996：109-17）。

由於台灣各港口機能的喪失與海域遭受封鎖，致使船隻無法出海，1945 年 1 月結訓的第三期海軍志願兵，已無法進行外派，爾後均留在台灣本島各部隊服役。至此，台灣海軍志願兵褪下作為支援日本海外戰爭的角色，專事台灣本島為中心的防衛任務，更有部分人員投入日本海軍特攻作戰之後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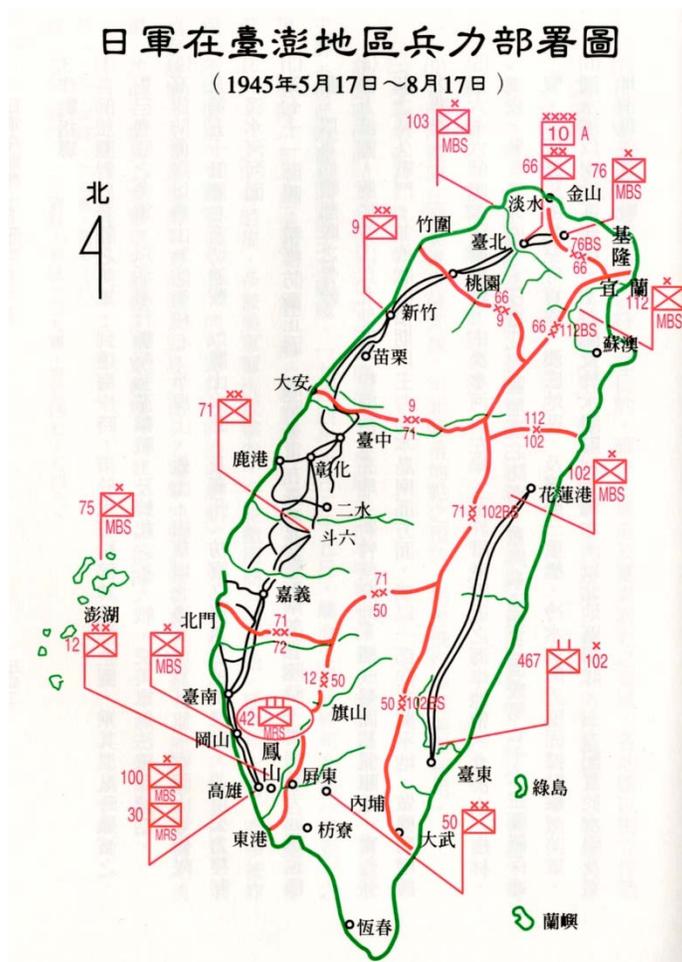
#### （一）投入台灣本島的防禦作戰

1944 年 6 月，隨著馬里亞納群島的失陷，盟軍突破日本大本營設定的絕對國防圈，同年 7 月再陷塞班島，此際盟軍部隊除能直接攻往菲律賓

之外，亦能跳向台灣、硫磺島和琉球等地（李德哈特，1992：164-65）。在當時盟軍參謀本部曾擬定攻佔台灣的「河堤作戰計劃」（Operation Causeway），其計劃攻奪台灣的主要戰略目的，在於有效封鎖日本對南方資源回運的海上交通，並據此作為登陸佔領日本南九州的跳板。因此，在此台灣案正式被菲律賓案取代前，依盟軍估算，登陸佔領台灣是一項可接受且合乎成本的軍事行動（鍾堅，1998：143-45）。換言之，在 1945 年 4 月盟軍進攻琉球，戰勢朝向日本本土決戰前，日軍預估戰場將有轉移至台灣本土的可能。

面臨可能進行的登陸作戰，日軍對台灣防衛的戰略構想，在於以確保台灣及其附近島嶼為目的，粉碎盟軍向台灣推進海空基地之企圖，地面部隊區分為數守備區，置重點於台灣西部，並以台北及高雄地為核心，強化戰場經營。為防範盟軍登陸，在台灣海軍志願兵集訓地兼日本海軍要地的高雄地區，其防禦設施計有：設置名為左營、荒鷺、半屏山之高射砲台，以及最新式之雷達、電氣指揮儀等配備；在壽山、龜山、半屏山、岡山、螺底山等處築有平射砲台，以防敵艦接近登陸。火砲多數以對陸為主，因射程不遠，大多採取分散配置，待盟軍登陸時，配合守備隊一同殲滅盟軍；在壽山北麓則設有水中聽音所、魚雷射堡等設施，預防敵艦及潛水艇襲擊之用。三道防線各司不同任務，顯示日軍對高雄地區防禦周密，及其固守決心（劉鳳翰，1997：198、210、561）。

第二期海軍志願兵盧金水，從日本館山海軍砲術學校受訓完畢，1945 年 2 月時被派入高雄警備隊，其後即隨著部隊移防壽山，準備與盟軍進行登陸作戰（陳柏棕、阿部賢介，2009）。第三期海軍志願兵蘇兩成則被派至駐守於螺底山（位於高雄縣彌陀鄉境內）的高雄警備隊山砲隊（陳柏棕、陳碧俊，2008）。另外，則有被編入陸戰隊者。當時日本海軍在高雄要港地區設有陸戰隊本部，下轄要港地區陸戰隊 3 大隊、海軍獨立陸戰隊二中隊、以及陸戰隊後方部隊（劉鳳翰，1997：575）。第二期的張榮樹，即被派往左營右冲（今高雄市楠梓區建昌里）的陸戰隊第一大隊指揮部，據張氏回憶陸戰隊均被部署在臨海地域（陳柏棕，2010c）。而第四期海軍志願兵水兵結訓後更悉數編入陸戰隊（陳柏棕，2011d）。



來源：劉鳳翰 (1997： 571)。

圖 3：日軍在台澎地區兵力部署圖

1945 年 4 月，盟軍登陸琉球，台灣終被盟軍的跳島攻勢越過而免於戰禍。但這些被派發為警備隊、陸戰隊的海軍志願兵，在日軍於台灣進行戰場化準備期間，肩負起第一線的戰鬥任務。

### (二) 支援特攻作戰任務

面對自 1944 年中旬以來盟軍展開的猛烈反攻，日軍欲藉由研發「特攻兵器」與發動「特攻作戰」扭轉戰爭的頹勢。1944 年 11 月中旬，日本

大本營海軍部由情報獲悉，盟軍將對菲律賓中部以北發動新攻勢後，同年 12 月 1 日，海軍部即指示海軍練習聯合航空總隊司令官、以及各鎮守府、警備府司令長官「希於實施所要之改修後，儘速設法進出台灣方面」，所謂「所要之改修」即下令飛機裝配爆炸及機槍裝備，遂行自殺攻擊，開啓特攻作戰的序幕。而當時日軍在台灣督導訓練配置的特攻兵力，主在將菲律賓戰線設定為攻擊標的，台灣儼然成為支援日軍特攻作戰之要地（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76：91-93）。

面對國防圈防線的漸次崩潰，日本大本營進而於 1945 年 1 月 9 日，頒發『帝國陸海軍作戰計劃大綱』，宣佈防衛作戰「以奇襲特攻為戰法之主」，即將爾後的作戰方針定調為特攻戰法，藉以阻絕盟軍的進攻。進駐台灣的航空部隊奉令，運用在台灣眾多的機場，疏散配置以保存戰力，並配合地面部隊反擊集中全力（劉鳳翰，1997：564）。從海兵團結訓的部份人員，亦被派往支援特攻作戰的後勤任務。如第二期海軍志願兵王金盛、以及第三期的盧永發，即被派往新社、宜蘭等特攻基地，負責特攻機的整備工作（陳柏棕，2011c；周婉窈，1997：147）。

除特攻機之外，並配置海上挺進部隊，配合地面與空中之反擊，利用夜暗接近敵軍船團泊地或航道之側背，以肉彈（人肉炸彈）碰撞法炸毀敵艦（劉鳳翰，1997：565）。海上挺進部隊亦配置於台灣本島及澎湖各港澳之間，當時在台灣配有的水上特攻艇計有蛟龍、魚雷艇、以及震洋艇等水上特攻武器，尤以震洋艇為大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 0035/511.1/4010/1/002）。1944 年 8 月 29 日，日本大本營海軍部首先編成第一震洋隊，至 1945 年 3 月底為止共編成 58 隊，其中半數係針對菲律賓作戰而準備，分別配備於南方群島、西南群島、台灣及菲律賓。1945 年 5 月後，則改編為 46 隊，並投入攻擊琉球周邊盟軍艦船的作戰行列（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76：384）。

當時為防範盟軍登陸台灣，高雄警備府設營隊在淡水、海湖、南寮、馬公、旗后、枋寮、宜蘭的岸灘後建立隱蔽良好的震洋掩體，靜待盟軍登陸船團的來臨（鍾堅，1998：204）。表 1 為 1945 年時，震洋隊在台灣部署情況。

表 1：台灣震洋艇部署表

名稱	第 20 震洋隊	第 21 震洋隊	第 28 震洋隊	第 29 震洋隊	第 30 震洋隊	第 31 震洋隊	第 102 震洋隊	第 105 震洋隊	第 25 震洋隊	
所屬	高雄警備府								馬公特別 根據地隊	
所在	高雄	高雄	海口	高雄	海口	高雄	淡水	淡水	基隆	
隻數	53	54	43	53	53	55	25	25	41	
隊 員	准 士 官 以 上	9	9	9	9	7	8	9	6	9
	下 士 官 兵	171	173	182	183	184	182	186	166	138
	計	180	182	191	192	191	190	195	172	147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

台灣海軍志願兵之中，亦有人員被派入在台灣的各震洋特攻部隊，並擔負後勤的整備工作。例如第五期海軍志願兵鄭星德被派至海軍第 25 震洋隊（周婉窈，1997：142）。同為第五期的陳金村，則被派入駐紮於高雄的第 21 震洋隊整備班（陳柏棕，2011a）。

然而，特攻作戰使得人員大量消耗，加以盟軍事先的防範，致使作戰效益不高；另外，日軍利用震洋艇對盟軍船艦發動攻擊，也因難以越過盟軍海、空之前線防衛，多數遭到殲滅，故海上特攻部隊展開的特攻作戰，對盟軍戰力實質影響亦不大。而因戰局丕變，盟軍未如預期登陸台灣，日軍預置於台灣各震洋特攻部隊約 400 餘艘的震洋艇，多數未有機會出動任務。（劉鳳翰，1997：568；陳柏棕，2011a）被投入台灣各特攻部隊負責後勤整備工作的海軍志願兵，不久之後即面臨日本敗戰日的到來。

由於台灣海軍志願兵戰時被部署區域不同，因此任務各異。一部份人受命支援海外戰線，面臨盟軍猛攻，造成嚴重死傷，倖免者則展開亡命山林的命運；派往日本海軍學校進修者，近半數人在途中因護國丸事故而遇

難，其餘人在日本本土決戰的態勢下進入九州各部隊，負起防衛重任。然從 1945 年起，台灣聯外航路遭受封鎖，結訓人員已無法外運，海軍志願兵支援海外戰線的作用從此中斷，轉向防衛本島、或支援特攻作戰的後勤工作。進言之，其原有海外戰地的戰力補充作用，轉向專以本島防衛為務。

## 肆、戰爭結束後的復員概況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國廣播結束戰爭的《詔書》，宣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終結。當時日本在戰爭中佔領的地區包括原先由美、英、荷、澳等國統轄的殖民地，日本戰敗投降後，這些地區分別由盟軍接收管理。

戰後，日軍調查台灣人被徵集至海外地區（不含中國）服役之人數，在荷屬東印度 18,138 人、菲律賓群島 12,090 人、新幾內亞附近各島 12,316 人、南洋群島 6,666 人、婆羅洲 174 人、南海 5,514 人、新加坡 361 人、緬甸 135 人、爪哇 1,195 人、馬尼亞 231 人、南東群島 1,859 人、蘇門答臘 1,200 人、西貢 28 人、暹羅 77 人、香港 661 人、日本東京 1,093 人、佐世保軍港 387 人、橫須賀 1,386 人、長崎 3,093 人、千島 89 人、九州 753 人，共計 66,271 人（張瑞成，1990：212）。而台灣海軍志願兵亦隨著分派地點的不同，各有相異的遭遇。表 2 是由各項口述訪談以及從軍履歷表所匯成。

表 2：海軍志願兵復員概況表

戰時派遣地區	戰後處境	遣返方式	遣返時間
東南亞	集中收容於特定集中營、收容所	由美軍、日本艦艇運送回台	1946 年中旬
日本	自行營生、或暫宿於各海兵團		1945 年年底至 1946 年中旬
台灣	留於部隊，協助移交事宜	解散命令宣達後自行返家	1945 年 9 至 10 月

資料來源：據各口訪資料、從軍履歷表匯整。

以下由表 2 的匯整資訊作為基礎，進一步說明戰後台灣海軍志願兵分別於東南亞、日本以及台灣等不同區域的復員概況。

## 一、東南亞地區

由目前可得的資料中推測，派遣至東南亞戰地的台灣海軍志願兵，以派至菲律賓為大宗，另外尚有少數人被派遣至新加坡者。其後，更有人員再隨部隊轉調印尼爪哇、越南等地。以下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資料，嘗試說明台灣海軍志願兵戰後復員、歸返的大致狀況。

### （一）菲律賓

日本宣佈投降後，菲律賓方面的日軍在 1945 年 9 月 3 日正式向負責接收該地區的美軍投降。當時日軍除在呂宋島駐軍外，又有分佈在雷伊泰島、民答那峨島等地之軍隊。由於戰後在菲律賓的中南部諸島因命令傳達困難，在 9 月時仍有不少部隊與美軍持續作戰，經美軍透過各日本兵團部隊間仲介聯絡後，方陸續投降，並由美軍集中收容。在民答那峨島方面，由友近美晴少將於 9 月 7 日向盟軍投降。但因島內多數部隊處在分散狀態，無法由司令部統合該地所有部隊進行投降作業，故司令部下令各部隊毋須上級指揮官命令，得自行決定投降事宜。與殘餘部隊一同躲入民答那峨島山區的海軍志願兵張丁福、林文雨等人亦在此時與部隊下山投降（浜井和史，2010b：385-87；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76；陳柏棕，2011f）。

日軍在投降後解除武裝，成為美軍之俘虜，在呂宋島者被分批送往馬尼拉南部地區收容（湯熙勇、陳怡如，2001：175-77）；中南部諸島之人員則送往雷伊泰島集中（浜井和史，2010a：385-87）。如張丁福、林文雨均表示，部隊投降後所有人搭乘美艦由民答那峨島出發，在 1946 年元月時集結於雷伊泰島達克魯班收容所（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76-77；陳柏棕，2011f）。

據報導當時在菲律賓的從軍人員返台的情況：例如 1945 年 11 月 4 日，日本海防艦 44 號從菲律賓搭載 153 名台灣人向日本出發，其後與滯日人員 106 人一同遣返，在該年 12 月 23 日返抵台灣（《民報》，1945a）；1945

年 11 月 7 日，驅逐艦日夏丸搭乘 600 名台灣人由馬尼拉出發，先至日本加治木港，並在該處的復員收容所停留約 1 個月，於 12 月 23 日抵達基隆；1945 年 12 月 27 日，日艦花月丸由日本載運 500 名台灣人返國（《民報》，1945b），隨後於 1945 年 12 月 29 日，再從馬尼拉載運 90 名台灣人回到高雄（《民報》，1945d）；1946 年 1 月 2 日，水雷艇 218 號由馬尼拉搭載 400 名台灣人返抵高雄，又於 1 月 3 日運送等量的日人返回日本（《民報》，1946）。透過上述人員遣返情況，顯示主要是經由往返於日本、台灣、菲律賓區間的艦艇運送。而戰後被送往雷伊泰島收容所的林文雨指出，當時台灣人已與日本分開遣返，並分批由收容所乘船送回（陳柏棕，2011f），可知戰後在菲律賓的海軍志願兵亦循此途徑回到台灣。

## （二）印尼爪哇

在印尼方面，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時，在爪哇當地原本隸屬於日本海軍第 2 南遣艦隊的海軍將兵約有 23,029 人，其中台灣人則有 432 人（浜井和史，2010a：250、253；浜井和史，2010b：441）。但隨著戰後印尼獨立運動聲勢逐漸高漲，再加上盟軍進駐時間遲滯的情況下，以致其勢力得以在爪哇的東、中部取得主控權。其後更強奪日軍保有的兵器，所奪占的兵器數量高達日軍所有裝備的 40 至 50%，日本軍民並遭住民拘禁，處於被監視、軟禁狀態（浜井和史，2010a：96、149-50）。

當時隨同部隊移駐印尼爪哇的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有黃東焜、陳火傳等人。台南出身的黃東焜表示，戰後原以為可以回台灣，無奈卻受印尼當地的獨立運動所阻，群眾不但搶奪他們原本要交給盟軍的武器，並軟禁所有航空隊人員。（陳鵬仁、王雪娥，2004：116）當地的獨立勢力在奪取日軍裝備後，勢力更加強盛，遂於 11 月起與進駐的英軍發生武裝衝突，致使該地的日本軍隊無法集結。鑑於印尼當地的狀況，1946 年 4 月起盟軍在日本陸軍第 16 軍的協力下展開救援行動，在 4 月 29 日、5 月 7 日分別將爪哇中、東部地區的日本軍民成功送出島外（浜井和史，2010a：150-51），海軍志願兵黃東焜等人亦在其中之列，於 5 月獲得釋放（陳鵬仁、王雪娥，2004：116）。

據中華民國駐巴達維亞總領事館呈交給外交部的報告表示，戰時隨日軍南來印尼的台灣人，戰後由盟軍遣返回日本再轉送台灣，在 1947 年 3 月以前已完成所有人員的遣返（謝培屏，2007b：193）。而上述的台灣海軍志願兵黃東焜等人在解困後，搭乘盟軍遣返船隻，終在 1946 年 7 月安全返抵台灣（陳鵬仁、王雪娥，2004：116）。

### （三）越南

日本投降時，駐於越南的日本海軍約有 68,340 人，日軍的復員遣返作業從 1946 年 4 月 7 日開始，至 5 月中旬即將所有人員遣送完畢（浜井和史，2010a：185、482）。戰後身處越南的台灣海軍志願兵有第一期的鄭信陽及林煥土等人<sup>12</sup>，爲了返回台灣，被集中於西貢南方郊外的前法國兵營之內，至 1946 年 4 月 25 日方乘日艦若鷺離開西貢，並在 5 月 1 日返抵高雄（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103-107；陳柏棕，2011e）。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亦展開越南地區的華僑遣送作業，遣返期間爲 1946 年 4 月至 1948 年 2 月爲止。遣送對象爲戰時被日軍徵擄至越南充當苦力者，以及被擄的戰俘及平民（謝培屏，2007b：3-4）。上述林煥土、鄭信陽之例，顯然不在華僑遣送之內；另一方面，雖日軍亦展開復員遣返作業，然據鄭信陽與林煥土云，戰後被集中在越南的台灣海軍志願兵遣返時雖搭乘日艦，但未與日人同行，可見在遣送作業上，如同前述菲律賓之情況，台灣人已與日本人分開進行。（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103-107；陳柏棕，2011e）

## 二、日本

據戰後統計資料，戰爭結束時在日本的台籍軍人共有 6,801 人，其中台灣海軍志願兵估計約有 380 餘名<sup>13</sup>。戰後，在日本的台灣人因國籍恢復

<sup>12</sup> 鄭信陽、林煥土等被派入新加坡的日本海軍第 11 航空隊，其後被調往位於泰國的第 13 航空隊，戰爭結束時受命前往西貢集中。

<sup>13</sup> 據前述，1944 年 11 月上旬，被派往日本的海軍志願兵共有兩批。其中由高雄出發約有 300 人；另一批從基隆出航的 300 人，則因護國丸事故僅存 88 人。因此，戰爭結束時在日本估計約有 380 餘人。

為中國籍，成為戰勝國的人民，享受聯合國人民的優勢地位，因此未被移入集中營或收容所內。

在日本的台灣海軍志願兵，部份人在部隊解散後即自理生活，等待遣返船隻。例如身處九州的第二期台灣海軍志願兵葉水金，在部隊解散後暫時寄住於當地農家（陳柏棕，2010b）。第一期海軍志願兵郭河，領得一年半的薪水後，於佐世保租屋暫住，等待回台的機會（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258-59）；另有在部隊解散後被安置在鄰近的海兵團者。像是李煥坤等 100 多人，戰後被集中在靜岡縣新居町的浜名海兵團安置（潘國正，1999：100）、陳臣銅與陳子福等人則被集中於針尾海兵團等待遣返船隻，期間三餐均由部隊供應（陳柏棕等，2010：150；陳柏棕，2011g）。

由於駐日盟軍提供在日本之聯合國會員國人民優惠待遇，如食物配給、稅捐及刑事管理權等，明顯優於日本人。又因戰後日本米價一斗高達 500 至 700 圓，每日的平均生活費在東京要 50 圓、九州則為 30 圓（《民報》，1945a），以在日華人的身份，有利於從事轉賣物資以獲取利潤，因此有一部份人在前途未卜的情況下，出現「脫序」之舉。當時被安置於各海兵團的海軍志願兵，有因內部管理鬆散而擅自離開者，李煥坤即指出有人會外出「做生意」（潘國正，1999：100），在佐世保海兵團的郭傳發，即經營轉賣的生意（蔡慧玉，1997：115-16）。被安置在針尾海兵團的陳臣銅甚至未事先通報前往大阪「發展事業」（陳柏棕等，2010：150）。

由於僑民利用物資轉賣獲利的情況，普遍出現在戰後初期的日本社會，日漸招致日人反感（謝培屏，2007a：665），時任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代表的林獻堂，曾為滯留在日本的僑民請命，向台灣省政府提出由其對駐日盟軍統帥總部洽商派專輪，或利用日本開向南洋載運日僑之船隻，順道載送滯日台僑返回台之請求。為解決在日僑民滯留日本的困境，以及造成的社會問題，中華民國政府與盟軍總部亦加速處理僑民的遣送作業。（謝培屏，2007a：590；許雪姬等，2010：413）

據資料顯示，在日本的台灣海軍志願兵之中，有不少人即搭乘日軍艦艇回到台灣。在 1946 年元月初，日艦長運丸從橫須賀浦賀港出發，運送 2,000

人返台（《民報》，1945b），來自新竹的海軍志願兵李煥坤便是由長運丸運返的其中一員，據李氏云共有 172 名海軍志願兵搭乘該船返回台灣（陳鵬仁、王雪娥，2004：132；潘國正，1999：100）；驅逐艦夏月在 1945 年 12 月 23 日，已由日本載運 600 人返台，並在該月 25 日，從基隆運載首批日軍遣返回日本，日後更陸續往返日本與台灣之間，運輸兩地人員返國。第一期台灣海軍志願兵林謀淵即在 1945 年 12 月 31 日登上夏月返台（《民報》，1945c；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211）。而鹿港人施能華在加治木港搭乘驅逐艦楨回台。另外陳萬托、葉水金兩人則於 1946 年 3 月，才由九州熊本縣一同搭船返回台灣（陳柏棕，2010b、2010d）。

綜觀上述，滯留日本的海軍志願兵主要透過往返於台、日、東南亞之間的日艦載運，方陸續返抵台灣，時間則多集中在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年中之間。

### 三、台灣本島

戰後在各部隊服役的台灣人動向，經國軍接收調查報告指出，因台籍士兵身份從戰敗國官兵，一躍而為戰勝國國民，故不待日軍指揮官或各部隊長之允准，均各自返家，除少數（約 2,600 人）需要辦理公文移交的人員外，多已離開部隊（劉鳳翰，1997：652）。

但據在日本海軍高雄警備府人事部服役、負責台灣海軍志願兵人事業務的第二期海軍志願兵張文鋒表示（陳柏棕，2010a）：

我內心擔心在終戰後像我們這種特別志願兵身份的人，不曉得會落得何種下場，於是從圓山的海軍司令部通信隊拿取公文回來人事部的路上，就到路旁的鑰匙店，要鎖匠打一支能打開公文箱鑰匙，快到大學時，也就是現在的羅斯福路上比較隱密的地方，再把公事箱打開來偷看。裡面的公文上寫著「台灣特別志願兵在現地解散」……。

換言之，戰後日本軍方對台灣籍士兵仍有正式的處置命令，在此期間仍維持正常運作，留於部隊進行武器清點，準備後續移交事宜。淡水出身

的第二期海軍志願兵盧金水，戰爭結束時身處高雄，仍留於部隊整備武器，至 9 月時才解除軍人身份離開（陳柏棕、阿部賢介，2009）。亦在高雄的鶯歌人蘇兩成，在 9 月部隊解散前同樣進行裝備的保養工作（陳柏棕、陳碧俊，2008）。而第三期海軍志願兵黃文隨則協助該部隊的解散事宜，結束工作後再行返家（蔡慧玉，1997：463）。

由在台灣部隊的海軍志願兵部份人員之回憶顯示，戰後情況似乎非如國軍接收報告指出人員在未經部隊同意即擅自離開。依上述若干當事人表示，在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多數人仍留於部隊等待軍方的復員指示，未因日本投降出現人心浮動或失序的狀況。

總之，海軍志願兵因派遣區域不同，承受截然不同的命運。被派往東南亞作戰者，戰後被集中移往特定集中營、收容所等候返鄉船隻；戰時被送往日本的海軍志願兵，離開部隊後便自行營生、或暫時居住在日方提供的海兵團營舍，等待運送船隻。由於管理鬆散，部份人因歸鄉之日遙遙無期，為求生存而從事黑市活動，造成日本社會問題，從而加速日方的遣返作業。在海外人員的遣返方式上，與日本人已有所分別，並透過美軍與日本往返於東南亞的船艦運送回台。而在台灣服役的海軍志願兵，在軍方宣達部隊解散命令後，旋即復原返鄉。

## 伍、結語

1943 年 8 月，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後，殖民地的海軍培訓機制即展開運作。專為殖民地所設之訓練所，尤以公民、國史、教練及國語為重點課程，利用半年期間強化入所生的愛國觀念，提前適應軍隊訓練生活，提升平均素質；而海兵團為日本海軍正規新訓中心，按各兵種分科受訓，旨在使新兵派發部隊前培訓其具備相關專業，投入立即戰力。然因戰況緊急，軍方已無法長時間培訓新兵，1944 年 9 月訓練所旋即廢止，自三期生起均直入海兵團受訓。但訓練所的取消並未影響海軍志願兵的徵募，終戰爭期間共有六期台灣海軍志願兵被組訓。

海軍志願兵由海兵團結訓後，依規定派入海軍各部隊，其分發方式為：一、東南亞各戰地、二、分入台灣本島各海軍部隊、三、受訓成績優秀者，送往日本海軍諸學校進修，待結業後再行分發。1945年初始，盟軍對台灣各地進行密集的空襲，而日軍為防止盟軍從港口登陸，亦自行將船艦鑿沉於港口入口，使各港口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盟軍利用 B-29 轟炸機在日本本土的太平洋沿岸敷設機雷，機動部隊更盤據於日本近海，致使台灣聯外海運幾近停頓。1945年1月結訓的第三期海軍志願兵已無法外派，至此褪下支援日本海外戰爭的角色，徵募的六期海軍志願兵之中，僅有部份第一、二期生被派遣至海外，逾半數人員完成新兵訓練後，留在本島部隊服役。因此，在戰爭協力上，台灣海軍志願兵對於支援海外作戰作用可謂微乎其微，而以本島防衛為主要作戰任務。

在戰後的復員、遣返方面，海軍志願兵隨著分派位置不同，各有相異的遭遇。在台灣服役者，於1945年9月至10月間即完成復員。反觀身處東南亞者，有人被安置在集中營等候安排遣返、有人則受當地政治局勢所困等待救援；在日本者，因國籍更改為中國籍，一躍成為戰勝國人民，未被強制移入集中營或收容所內，於部隊解散後在當地自理生活、或暫宿於各海兵團等待遣返船隻；在遣返方式上，台灣人已與日本人分開遣送，由日本、菲律賓、印尼、以及越南等若干地區個案的遣返途徑研判，主要是仰賴美軍、日本往返於台、日、東南亞間之艦艇將其逐一轉送回台灣，返抵時間約在1945年底至1946年中旬。

由台灣海軍志願兵的部署與戰後復員，可以瞭解在戰爭期間參與特定軍務的台灣人，隨戰況變化及戰後局勢變遷扮演的角色及肆應情況。而台灣戰時軍事動員議題上，仍有值得開發的學術空間，可由更宏觀的視野，探討戰時殖民地軍事部署，尚且可與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甚至其它殖民地作比較研究；另外，在訪談對象的開發方面，仍待更一步開拓。然具海軍志願兵經驗者平均年齡已逾85歲，為他們留下文字或影音等紀錄，將是當前急迫性的工作。

## 附錄

附表 A：原海軍志願兵受訪者從軍資料表

編號	姓名	期數	兵種	分派地點	所屬部隊／單位	備註	來源
1	邱錦明	1	衛生兵	台灣	高雄海軍病院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	楊天發	1	不詳	台灣	高雄海兵團	任海兵團分隊附 (助手)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	黃金龍	1	衛生兵	台灣	高雄海軍通信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4	余榮宗	1	整備兵	台灣	台南海軍航空隊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5	鄭武傑	1	整備兵	台灣	台南海軍航空隊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6	黃東焜	1	機關兵	菲律賓	第 31 海軍航空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7	蘇祐明	1	衛生兵	日本	吳海軍病院	初入高雄海軍病院 實習 曾赴戶塚海軍衛生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8	郭河	1	水兵	日本	佐世保保防隊	初入高雄海軍港務 部實習 曾赴橫須賀海軍航 海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9	盧贊貴	1	水兵	日本	廣島江田島 海軍兵學校	初入岡山海軍航空 隊實習 曾赴橫須賀海軍航 海學校進修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10	周欽塗	1	飛行兵	日本	鹿兒島海軍航空隊	初入岡山海軍通信 隊實習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1	李煥坤	1	機關兵	日本	大楠海軍機關學校	初入台南海軍航空 隊實習 曾赴大楠海軍機關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2	林天意	1	整備兵	台灣	高雄海軍航空隊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3	曾清田	1	整備兵	台灣	高雄海軍航空隊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4	李玉輝	1	水兵	菲律賓	第 32 特別根據地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5	劉智榮	1	水兵	菲律賓	第 32 特別根據地 隊第 33 警備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6	王秋榮	1	工作兵	日本	佐世保海軍施設部	初入高雄海軍施設 部實習 曾赴沼津海軍工作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7	林淵謀	1	主計兵	日本	鹿兒島 小富士海軍航空隊	初任海兵團主計兵 分隊 分隊附(助手)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後赴東京海軍經理學校進修	
18	陳火傳	1	整備兵	菲律賓	第31海軍航空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19	段賜安	1	機關兵	日本	九州大分縣 佐伯防備隊	初入台南海軍航空 隊實習 曾赴大楠海軍機關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0	白欽堂	1	衛生兵	日本	九州別府海軍病院	初入高雄海軍病院 實習 曾赴戶塚海軍衛生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1	陳瑞祥	1	工作兵	日本	川崎芝浦重電機 會社	初入高雄海軍工 作部實習 曾赴橫須賀海軍工 作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2	田耀勳	1	水兵	菲律賓	第31警備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3	黃榮全	1	衛生兵	日本	佐世保海軍病院	初入海兵團醫務室 實習 曾赴戶塚海軍衛生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4	羅細滿	1	水兵	日本	吳防備隊	曾赴橫須賀海軍對 潛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5	鄭信陽	1	整備兵	新加坡	第11海軍航空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6	廖本福	1	工作兵	日本	不詳	初入高雄海軍工 作部實習 曾赴橫須賀海軍工 作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7	張丁福	1	水兵	菲律賓	第32特別根據地 隊第33警備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8	林保定	1	不詳	菲律賓	不詳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29	林榮貞	1	飛行兵	日本	鹿兒島海軍航空隊	初任海兵團機關兵 分隊分隊附(助 手)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0	張德隆	1	工作兵	日本	東芝重工業會社	初入高雄海軍工 作部實習 曾赴橫須賀海軍工 作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1	黃鴻遠	1	水兵	日本	長崎縣 大村海軍航空隊	曾赴館山海軍砲術 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2	陳湧霖	1	工作兵	日本	不詳	初入高雄海軍工 作部實習 曾赴橫須賀海軍工 作學校進修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3	楊火超	1	整備兵	台灣	高雄海軍航空隊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4	羅進河	1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5	魏永祥	1	整備兵	台灣	高雄海軍航空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6	施千	1	衛生兵	台灣	高雄海軍病院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7	賴火樹	1	整備兵	台灣	台南海軍航空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8	盧玉亭	1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隊		《世紀之足跡：台灣 人日本海軍志願兵》
39	許阿鐘	1	水兵	菲律賓	不詳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 的軍事與教育》
40	施能華	1	衛生兵	日本	佐世保海軍病院	初入海兵團醫務室 實習 曾赴戶塚海軍衛生 學校進修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41	林煥土	1	整備兵	新加坡	第 11 海軍航空隊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42	林文雨	1	水兵	菲律賓	第 32 特別根據地 隊第 33 警備隊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43	陳順和	1	不詳	海南島	海南島海口 15 警 備部文昌中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44	陳國材	1	不詳	菲律賓	第 31 海軍航空隊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
45	黃圳島	?	不詳	海南島	海軍第 7 機動部隊	曾入橫須賀海兵團 受訓	《二二八戰士：黃金 島的一生》
46	陳臣銅	2	水兵	日本	甌島釣掛派遣隊	曾赴橫須賀海軍航 海學校進修	〈「護國丸」船難倖存 的海軍志願兵—中川 義夫（陳臣銅）先生 訪問紀錄〉
47	盧金水	2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隊	曾赴館山海軍砲術 學校進修	陳柏棕、阿部賢介採 訪，未刊稿
48	陳子福	2	水兵	日本	國武大隊	曾赴館山海軍砲術 學校進修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49	葉水金	2	水兵	日本	鹿屋第 5 航空艦隊	曾赴館山海軍砲術 學校進修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50	陳萬托	2	衛生兵	日本	九州別府海軍病院	曾赴戶塚海軍衛生 學校進修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51	張文鋒	2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府人事部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52	張榮樹	2	水兵	台灣	海軍第一陸戰隊 第一大隊指揮部	曾赴館山海軍砲術 學校進修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53	江水和	2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隊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54	王金盛	2	整備兵	台灣	台灣海軍航空隊 新社基地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55	郭傳發	2	衛生兵	日本	佐世保海軍病院	曾赴戶塚海軍衛生 學校進修	《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台籍日本兵》
56	許昭榮	2	不詳	台灣	新竹海軍航空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57	洪燦榮	2	不詳	海南島	海南海軍本吉部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58	賴守鏞	2	不詳	台灣	高雄海兵團	任海兵團分隊附 （助手）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
59	黃文隨	3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隊		《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台籍日本兵》

60	胡筆勞	3	水兵	台灣	高雄海兵團	曾入選特攻隊員 後任海兵團分隊附 (助手)	《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台籍日本兵》
61	鄭王金宗	3	水兵	台灣	高雄海兵團		《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台籍日本兵》
62	賴興煬	3	整備兵	台灣	屏東東港 901海軍航空隊		《走過兩個時代的人 —台籍日本兵》
63	蘇兩成	3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隊		陳柏棕、陳碧俊採訪， 未刊稿
64	翁塗生	3	整備兵	台灣	台灣海軍航空隊 新社基地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65	林福和	3	整備兵	台灣	台灣海軍航空隊 新社基地	台南二空練習部 普通科練習生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66	張賴朝邦	3	不詳	台灣	新竹樹林頭基地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67	林建園	3	不詳	台灣	台南海軍航空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68	李詩珍	3	不詳	台灣	高雄警備府游佐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69	陳詩園	3	不詳	台灣	高雄警備府陸戰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70	盧永發	3	整備兵	台灣	台灣海軍航空隊 盾部隊宜蘭派遣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71	林連山	3	機關兵	台灣	不詳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
72	邱炳煌	3	水兵	台灣	不詳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
73	林禎	4	水兵	台灣	高雄警備府陸戰隊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74	洪鐘義	4	整備兵	台灣	不詳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
75	楊龍	4	不詳	台灣	不詳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
76	陳金村	5	機關兵	台灣	高雄戰區水上特攻 隊竹內部隊 (第21震洋隊)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77	鄭星德	5	整備兵	台灣	基隆防備隊 第25震洋隊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 并相關資料》
78	藍金興	5	不詳	台灣	不詳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 的軍事與教育》
79	廖清秀	5	主計兵	台灣	不詳		〈日本「海兵團」八 月苦難記〉
80	黃文聰	5	水兵	台灣	未分派	新兵訓練尚未結 束，戰爭便告終結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81	謝宗發	5	主計兵	台灣	橫田部隊 (震洋特攻部隊)		陳柏棕採訪，未刊稿
82	蕭清柱	6	工作兵	台灣	未分派	新兵訓練尚未結 束，戰爭便告終結	〈嘉義市台籍日本兵 口述歷史座談會〉；陳 柏棕電話採訪

資料來源：陳柏棕整理。

附表 B：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戰歿資料表

戰歿地點	戰歿人數	備註
台灣	189	
護國丸事故	183 (212)	1944 年 11 月 10 日，由海兵團結訓的部份 300 名第一、二期海軍志願兵之水兵，搭乘特設巡洋艦護國丸前往日本海軍學校進修途中，於九州西南海域遭潛艦擊沉。據事後官方報告書以及倖存者之訪談資料，在此次事故中台灣海軍志願兵的死亡人數應為 212 人，故推測名簿抄錄之戰歿名單應有疏漏的情況。
菲律賓	157	包含馬尼拉、納卯 (Davao)、民答那峨 (Mindanao)、雷伊泰 (Leyte)、Umiray、Infanta、宿霧 (Cebu) 等地。
海南島	17	海軍志願兵除於台灣本島徵募之外，在海外戰地，台灣人亦可經由一定程序辦理志願兵申請考試。而在海南島的台灣海軍志願兵，屬原先派遣至當地擔任軍屬者。
其他	8	南海海域 6 名、東海海域 1 名、台灣海峽海域 1 名。
日本	4	沼津工作學校 1 名、愛知縣 1 名、戶塚海軍病院 1 名、舞鶴海軍病院 1 名。
印尼	2	
合計	560	此數字不含護國丸事故記載誤差的 29 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盧金水提供之《海軍特志戰歿者名簿》。

## 參考書目

- 《民報》，1945、1946。
- 《京城日報》，1944。
-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
- 大澤貞吉，1943。《海軍志願兵の栞（海軍特別志願兵案内）》。台北：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 台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海一回顧錄》。未刊行。
- 台灣通信株式會社，1944。《台灣年鑑 昭和19年版》。台北：台灣通信株式會社。
- 台灣總督府，1945。《台灣統治概要》。台北：台灣總督府。
- 寺谷武明，1996。《近代日本の造船と海軍》。東京：成山書店。
- 李德哈特著（紐先鍾譯），1992。《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2）》。台北：軍事譯粹社。
- 李德哈特著（紐先鍾譯），1992。《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3）》。台北：軍事譯粹社。
- 杉本宇市，1943。《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76。《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7）—戰爭最終期—》。東京：朝雲新聞社。
- 周婉窈，1997。《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周婉窈，2003。〈美與死—日本領台末期的戰爭語言〉《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 原剛、安岡昭男，1997。《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 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1940。《海軍讀本》。東京：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
- 財團法人海軍歷史保存會，1995。《日本海軍史 第5卷 部門小史（上）》。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
- 高戶顯隆，1944。《海軍と台灣青年》。台北：台灣公論社。
-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0493。
-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https://sotokufu.sinica.edu.tw/sotokufu/>）。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5） 潰敗整編與「阿」號作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1。《陸海軍年表，大事年表與軍語》。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灣海軍資料》。檔號：0035/511.1/4010/1/002。
- 張瑞成，1990。《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 許雪姬等，2010。《灌園先生日記（17）194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陳柏棕，2010a。〈張文鋒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0b。〈葉水金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0c。〈張榮樹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0d。〈陳萬托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0e。〈施能華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1a。〈陳金村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1b。電話訪問蕭清柱先生。
- 陳柏棕，2011c。〈王金盛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1d。〈林禎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1e。〈林煥土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1f。〈林文雨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2011g。〈陳子福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阿部賢介，2009。〈盧金水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陳碧俊，2008。〈蘇兩成先生訪問紀錄〉。
- 陳柏棕等，2010。〈「護國丸」船難倖存的海軍志願兵—中川義夫（陳臣銅）先生訪問紀錄〉《台灣史料研究》35期。
- 陳鵬仁、王雪娥，2004。《世紀之足跡：台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台北：致良出版社。
- 湯熙勇，2007。〈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台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卷1期，頁1-49。
- 湯熙勇、陳怡如，2001。《台北市台籍日本兵查訪專輯》。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 劉芳瑜，2009。《海軍與台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 劉鳳翰，1997。《日軍在台灣（下）：1895年至1945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台北：國史館。
- 潘國正，1999。《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新竹：齊風堂出版社。
- 蔡慧玉，1997。《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

盧金水。〈從軍履歷表〉。

盧金水。《海軍特志戰歿者名簿》。未出版手稿。

謝培屏，2007a。《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 1 德國、土耳其、義大利、日本篇》。台北：國史館。

謝培屏，2007b。《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 3 南洋・海南島篇》。台北：國史館。

鍾堅，1998。《台灣航空決戰》。台北：麥田出版社。

藤原彰，2006。《日本軍事史料（上卷）戰前篇》。東京：社會批評社。

蘇兩成。〈從軍履歷表〉。

浜井和史，2010a。《復員關係史料集成 第6卷 南方軍復員史》。東京：株式會社ゆまに書房。

浜井和史，2010b。《復員關係史料集成 第10卷 復員史 上》。東京：株式會社ゆまに書房。

Fluckey, Eugene B. 1992. *Thunder Below!: The USS Barb Revolutionizes Submarine Warfare in World War I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mith, Robert Ross. 1993. *Triumph in the Philippine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 Special Taiwan Volunteers f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1944-46

Bo-Zong Chen

*Assistant, Archives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battlefield wa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the Japanese army faced the problem that they need more and more soldiers. On August first, 1943,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acted “Special Volunteer System for Navy.” At the end of June in 1944, these Taiwanese volunteers finished their training consecutively, and were ready to be sent to navy troops. At that time, the alliance started fierce attacking from the Pacific Ocean. Meanwhile, the volunteers in different war zones had different missions, and were in various situations due to their locations. Some of them who were sent to Japan suffered from serious casualty because of Gokoku Maru incident. After Japanese surrendered, the Special Taiwanese Volunteers f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were demobilized. These soldiers in different areas had various outcomes. The soldiers who stayed in Taiwan returned home in a short time after the war is over. As those who were sent overseas, their return depended on the help of the Allied Forces and Japan.

**Keywords:** Special Volunteer System for Navy, dispatch, Gokoku Maru, demobilization